

麥子熟了的時候

董均倫 江 源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麥子熟了的時候

董均倫 江 源 著

版
前

麥子熟了的時候

董均倫 江 源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麥子熟了的時候

董均倫 著
江 源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〇五七零)
北京東四大街條胡同四號
北京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344 字數：106千

開本 317/10×437/14 1/32 印張 5¹⁵/₁₆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8000

定價 (6) 0.55 元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短篇小說集，收入作者近年來寫的五篇小說。這些作品的特點是風格樸素，故事生動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。作品所表現的是農村生活中新事物和舊事物的矛盾和鬥爭，如農業合作社的成長，農民思想的進步，新婚姻制度的推行等等。我們在這裏可以親切、真實地看到了中國農村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前進的面貌。

定價五角五分

目次

麥子熟了的時候·····	一
新媳妇·····	九
珠兒娘·····	一〇三
親事·····	一四三
金瓜配銀瓜·····	一六六

麥子熟了的時候

一

昌南八區只新办的農業合作社就有二十多处，于家莊農業合作社也是今年開春剛剛成立起來的新社；大夥都是帶麥入的社；經過加工追肥，真是塊塊麥子長的好。社員們在區鄉幹部眼前誇耀說：『看吧，哪塊麥子好，哪塊就是俺社裏的。』幹部們的心裏：當然也是美恣恣的，他們常用讚美的口氣談到社長李成漢，說他是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的好領導人。區上在這一鄉作點工作的梁同志，也更加省心了，除了貫徹工作以外，就很少看見他到這個社裏來。誰知道就在這滿坡麥子金黃的時候，這個看來一帆風順的社，却差一點碰在暗礁上。

這一天，于家莊農業合作社，第二生產隊長李昌，剛剛从西坡鋤地回來，又三蹦兩跳向莊東走去。他一天不跑去看看莊東那片麥子，就覺着少做了一些事情似的。他走到了街東頭，望見『老实人』老婆『棘針头』正站在街头上，焦急的向通往村外的路口張

望。她雖說已是三十多歲的人，還是梳着油頭，穿着大花花褲子。

李昌把頭抬得高高的，打算裝沒看見她走過去。他不願和她說話，並不是只單單的怕扎刺手上，他確實對她有點厭惡。『棘針頭』却有意的說話給李昌听：『哈！您都來家了啊！您把俺家那傻貨支使哪去了？』

李昌差一點就火了起來，他勉強壓住了心裏的怒氣，臉上顯得冷冰冰的：『誰是傻貨？刮風帶棘針，說話可不能帶刺！就是三歲孩子入了社，也是一樣看待。社長和第一生產隊上的人，誰也沒回來呀！』

『哼！還不讓說話了，誰說話也不能上筆描着說呀！我敢說誰，我說俺家裏那個傻貨，人家肚裏有食，喘口氣也壯，這個還等着米下鍋，也去跟着人家撲弄。』『棘針頭』更加沒表，夾槍帶棒的說開了。

李昌氣的嘴唇發顫，他知道社裏前天才接濟了『老實人』家五十多斤糧食，不會立時吃光了吧。他有心問問她，又怕她無中生有的混說些什麼。自己倒不怕，可不能叫社裏沾上灰呀。他想到這裏，嚥了一口唾沫，扭頭走了。

路上，李昌心裏的話：要是我，就是打一輩子光棍，也不要這樣的女人。『老實人』這還好像是得了個寶貝一樣。

原來，『老实人』入社以後，外莊上一個曾經做過糧販的『尖嘴』，給他說合了這麼个寡婦。當時有人就勸他說：『那是个出了名的『棘針頭』，渾身是刺，你不怕扎刺手上嗎！』『老实人』心裏却想：自己也這大年紀了，又不會說不會道的，要人材沒人材，再說也沒有東西讓她扎呀。也說不上挑選了，以後自己上社裏做活，她來做做飯也好嗎。過莊戶日子，有个女人才像个家呀。事情便這樣的成了。

社裏那片麥子，离村只有半里多路，麥子又高又密，稈子粗，穗頭更大，一點點小風，它就搖擺起來。

李昌的眼睛向那邊張望過去，心也不覺飛了去。

社裏地頭上站着一個穿藍小褂的人，從这小褂的顏色看，李昌也能認出這是『老实人』的親叔叔老五叔。這陣，土布並不比洋布便宜結實，可是老漢却還是買回土布來，染成那深不深、淺不淺的土藍色，光從這一點也可以想到他过日子是怎麼樣的保守了。

李昌還沒走到跟前，聽到远远的飄來一陣說笑声，抬頭一看，是第一生產隊下坡回來了，成漢他們正从小河岸上走了上來。

李昌走到老五叔跟前，好像剛才並沒有碰到『棘針頭』一樣，他的臉上喜悅的閃着光，高興的說道：『老五叔，你看我們社裏這麥子，好不好呀！』

『好呀！要不怎麼是個農業社呢！人多力量大呀！』老五叔叔起他那對黃亮的眼睛來笑了。李昌看出了老漢並不是實心實意的笑。老五叔的心裏正在想：『人多！人多！兩人分個餅還好分，三人分個餅就難分，這個二十多戶呀！一大堆麥子堆在場上，誰見了也眼紅啊！看吧，這皮襖就怕裂不開啊。』他想到了這裏，再看看自己的麥子，心裏更是滿意了。

老五叔的麥子和社裏的這片麥子臨牆，這周圍的麥子除了他這塊麥子以外，是很少有和社裏麥子抗勝的了。

老五叔走到他自己的麥地頭上，掐下了一個麥穗，一面對着手搓，一面笑瞇瞇地說道：『你看，我這麥子！』

李昌一時沒有回答出，這個急躁好勝的小伙子，他不願說：『你的麥子和社裏的一樣好啊！』這時，正好第一生產隊的人們已經來到了，他忙藉着這個掉頭去，他看到『老實人』時，忽然一觸想起理由來了，轉回身來，望着老五叔說道：『別說麥子長的一樣，這裏頭道道可不一樣，從前你那麥子長的就好，你那地裏是有了底糞了，就像石仁哥這溜地……』李昌說着，手向社裏靠邊的麥子一指，氣更壯了：『他從前沒入社的時候，這地裏哪年長的麥子，也是和香一樣！』

『老实人』虽和老五叔是親叔姪，可是誰也看不出他兩個人有一點相同的地方。他的高个子，長瓜臉，眼睛也不小，可是那上眼皮，老是搭拉着，盖着大半边眼珠。他从来很少和人家爭吵，他能成老半天一声也不响的悶着头做活，也許因为这个緣故，人家把他本名『石仁』上面，加了一个『老』字，叫成『老实人』了。

『老实人』也在地头上站住了。老五叔好像忽然想起來說道：『石仁！你家裏說，叫你快些回去呀！』

『老实人』忽然慌張的抬起头來，只在嗓子裏嗯了一声，头就低得更低了，恨不能把臉也揣到懷裏去。他覺得大夥的眼睛都在盯着他。

『老实人』是知道『棘針头』忙着叫他家去做什麼，昨天晚上『棘針头』的妹夫，也就是給他当媒人的『尖嘴』，來約他販地瓜芽子到河西去賣，那裏比這裏貴一半呢。有這麼大的利錢，『棘針头』紅了眼，說呀，吵呀，一个勁的攛掇他去。俗語不假，老婆的話是枕头底下的風，一遍不听，兩遍听，說的『老实人』心也活了。不过，坡裏的活这样多，自己悄悄的走開，於心也过不去呀。他想了又想，半宿也沒睡着，想來想去，吃过早飯以後，他还是上了坡。

『老实人』听到大夥又在說話，才慢慢抬起头來，其實誰也沒有看他，成漢正在和

老五叔拉談着什麼，他臉面寬大開朗，有着一双和善而又純潔的眼睛。

『豆子地裏間種上玉米，地瓜地裏也間種玉米……』

在這一霎，『老实人』的腦子裏却想起許許多多的事情：社長把自己的消費糧拿出二百斤來接濟社裏的困難戶。社長在那刮大風，上薄冰的天，挽挽褲腰子首先下了水，從灣底下掘出了泉眼子澆了莊北的那一片麥子……社裏餵麥子，缺少肥料，社長帶頭投了資，社長為什麼呀？還不是为了把社办好嗎！想着想着，『老实人』突然覺得心裏羞愧，臉上發燒，他又低下了頭，兩手抖抖顫顫的擺弄着眼前的麥穗，結實的麥穗，扎着他的手，也刺着他的心，似乎在責備他：『你在这陣去販地瓜芽子，心裏能過得去嗎？』他心裏也好似在應和着，不！不能去呀！可是他又想到怎麼去跟『棘針頭』說呢，他心裏又翻上攪下的，他真有些怕老婆啊。

這時成漢的話頭已經轉到打井上去了。他用手指指點點的說：『只要把靠小河的那個崖头上打一眼井，安一部水車，一個牲口，這周圍的地就都可以澆了。』

李昌把手一揚，興奮的喊道：『那樣可好了，咱們間種的作物，就有了保證，追上肥，哪一畝地也能增產百十斤！』他迅速的扭過身叫道：『老五叔……』

老五叔正在看天，忙打斷他的話說：『日头伸腿要下雨了。』

大夥不覺都抬頭向西半天望去，日頭已經看不見了，西天邊上一長溜紫黑色的濃雲，金光從濃雲的邊沿好像扇面樣的向四外射去。

成漢微笑着，他了解老五叔的心情，他是害怕李昌問他：『你還不想着入社嗎？』又說了幾句，老五叔藉着上那頭去看麥子，走進麥地裏去了。成漢他們也就朝莊裏走去。

走在路上，成漢才看到沒有『老实人』了。他皺皺眉头說道：『「老实人」心上像是有塊病樣，今兒整天低拉頭，搭拉臉的，問他他也不說……』

還沒等成漢說完，李昌的鼻子哼了一聲說：『什麼病，落後病！春天下種的時候，「棘針頭」給他去請假，說他胳膊痛，可是，我打那裏走，碰見他正在挑水澆他自己園裏那兩畦子蒜，你們說氣人不氣人！』

有一个小伙子也忿忿的說道：『他不尋思尋思，从前他單幹那陣種棵莊稼，少這少那的，多不容易呀！』

另一个社員也接着說道：『去年他还常給「鬼画皮」做短工，也沒少了困難，種莊稼沒有个牲口，人家都種上他才種，下了雨鋤地正是火色，他又給「鬼画皮」家做短工去。頂名種着五六畝地，打那糧食就是連糠裝也裝不幾斗。』

成漢說道：『「老实人」还是个誠實人，就是「棘針头」太落後。』

李昌还是不服气地說道：『牛不吃草，强按不槽裏，还是自己願意。当初說「棘針头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狐狸和狐狸交往，那号的媒人还能拉扯出个好拉扯來。」』

說巧也巧，他們走進莊裏，不多幾步，正碰着『棘針头』的妹夫『尖嘴』推着小車从拐角那裏轉了出來。这意外的碰头，使『尖嘴』有點震驚。他抽了一抽眉头，停下了車子，慌忙扯出腰裏的手巾，乱擦着臉上的汗。

『尖嘴』真是名副其实的『尖嘴』：那嘴像用橡皮筋串了起來，向一塊裏抽抽着，上嘴唇向下鉤着，中間裏还有个尖，他还有一对圓溜溜的小眼睛。人們看到他，總會連想起老鼠的样子。这也不光是因为他的臉相，他还有一种做欺騙勾当的人的那种詭詐的神情。『尖嘴』擦了臉，馬上掛起了那种虛伪的假笑：

『您帶头走社会主义，都辛苦啦！哈，買条魚吃吧，多好的鹹鯊魚呀！』他說着，提起了一条白鱗鱗的大鯊魚。

李昌是最看不慣这种人的，他頂撞他說道：『要吃，供銷社裏有的是！』

『尖嘴』又忙巴結說道：『我这也是从供銷社裏薅來的呀！嘻嘻！如今誰也願意走社会主义啊！我們商人也服从國家的經濟領導呀！嘻！嘻！』

這時一个女人走過來問道：『魚多少錢一斤？』

『三角一斤。現在做買賣不能多要錢！』他說着又回頭看了成漢一眼，才稱魚去了。社員們有的前頭走了，他們大多數是忙着回去挑水担土。

成漢眉毛動了一下，問道：『你打算在你連襟家过夜嗎？』

『尖嘴』正在稱魚，『唔唔……』話沒出口，秤就擡了桿子啦，魚和秤坨撲扔扔的掉在地上。

那女人尖聲的叫道：『唉呀！你这个人怎麼这样失慌慌的！』

『尖嘴』彎腰拾着魚，一面說道：『不！不！我不在俺連襟家宿呀！今兒貪圖多賣一點，沒尋思天黑得這麼快。』

成漢還要說什麼，李昌却推着他的肩膀說道：『快走吧，沒有這些閒工夫磨嘴啊！』走出了幾步，成漢又回頭看看，低聲的說道：『这小商人，這幾天在這一塊，串鄉串的緊，我總疑心，他不只是單單的賣魚。』

『野貓進宅不會有什麼好事的。』

『你們民兵上沒有注意他嗎？』

『注意是注意，他除了賣魚，只到『鬼画皮』家去薅了幾次地瓜芽子，『鬼画皮』今

年秧的地瓜芽子可多，去他家買的人，也不是他自己。」

成漢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，他心裏在想：『鬼画皮』从前是个放期粮的喝血鬼，統購的時候，購出四千斤粮食來，『鬼画皮』在会上口口声声地說：『为了建設社会主义，我自己吃地瓜，把粮食都賣給國家……』現在看來，他那更是假話了，要不了的話，他吃着什麼把地瓜秧了那麼多芽子。他把这个意思对李昌說了。

李昌忿忿的說：『民兵隊長也是這麼尋思，号召他把粮食拿到國营市場去賣，他也不去賣。叫他放在家裏吧，老鼠拉，蟲子咬，反正他可撈不着和过去那样放期粮剝削人了。』

停了一停，成漢忽然抬起頭來說道：『「老实人」今天那样少魂失魄的，也許跟「尖嘴」來有關係。你頭前走吧，我去他家看看。』

成漢去『老实人』家，正碰見『老实人』垂頭喪氣的在他家門口旁邊蹲着。成漢走到他跟前時，他還沒覺得呢。

根据和他相处一春的經驗，成漢知道『老实人』心裏要不是有为难的事情，他是不会閒蹲在這裏，平常在這陣，他總是不声不响的，挑完水，扫院子，扫完院子，又挑土。

成漢在他身边蹲下，声音很和軟的問道：『石仁哥，收拾完了零碎活啦？』

『老实人』一驚，猛的轉过臉來，他的眼睛糊糊塗塗的望着成漢，老半天，苦笑了

一下，結結巴巴地說道：『社長！我……唉！』話沒說完，又低下頭去了。

要不是知道他剛剛從坡裏回來，那成漢一定會尋思他病了。他的面皮在黃昏裏顯得格外的蒼白，眉頭抽抽着，嘴唇搭拉着。成漢的心情簡直好像當娘的對自己軟弱無能的孩子一樣，又替他着急，又替他犯愁。

成漢關心的問道：『石仁哥，你有什麼困難嗎？』

『老实人』沒有做聲。

要是這是一付沉重的担子的話，那成漢會毫不猶豫的接過來替他担在自己的肩上。可是，這個自己有力氣使不上啊！他誠懇的說道：『石仁哥，有什麼，你說出來，大夥商量，你想想，從前咱們單門獨戶的過日子，碰上個疤拉就要栽跟頭。土改時，你盡分得好地，可是你少這缺那的，力量不上去，地裏還是打不出糧食來。』

『老实人』激動的抬起頭來，嘴唇顫抖的問道：『我……』他本想着說：『我要自收自打！』可是他覺得這話難開口，便改嘴問道：『我能分多少小麥呀？』

這一問却把成漢問住了，他停了一停，揉了揉一下額頭，照实的回答道：『小麥預分的數字還沒有算出來，算好了馬上就公佈啦。』

『老实人』的頭搭拉了下來，又顯出了那副憂愁的樣。